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八義  
第四十一回 小粉團設計彩花 霍小霞彈打淫寇

話說霍坤，向他兒子說道：「你去告訴你娘親跟你姐姐與兩個小丫環，他們在東裡間睡覺，叫兩個婆兒在西裡間。房山的東西門別關，你把西掖間的後罩子打開，我把東掖間的後罩子打開。你趕緊到外邊，將你娘坐的那轎子有布圍子拿來，將那一個竹帳拿來。」霍全答應轉身出去，少時將布圍竹帳拿到上房，放到東裡間。那丫環一看竹帳到，連忙伸手接過，這就張羅將帳子全掛好了。相離窗戶有一尺五六遠，支掛好了，外面就是薰香，也是不成。東西裡間布圍子掛齊畢，急忙叫店家給打來臉水，大家洗臉已畢，要酒要菜。霍坤叫伙計趕快去拿兩個酒杯來，先把伙計支出去，父女伸手探兜裏取銀針，試探酒菜，俱無二色。小霞低聲說道：「爹爹今天咱們住這個店口，櫃房出來那三個人，據女兒一看，他們可不是好人，今天夜內咱們全家可多要留神。」小霞、翠屏在外邊站著。小霞到了東裡間，把布圍子面挪開，將把兒燈挪在裡面，將折把弓與彈囊，滿全在牀裡頭，姑娘暗拿準備。又叫金屏，翠屏一同吃飯。霍門李氏坐在當中，丫環婆子一給布菜。小霞說：「金屏、翠屏吃完飯，你二人到外面將那必得拿進來。」兩個人答應。吃完了飯，二人出去不大工夫，便拿了進來。這就傳話叫伙計：「撤去家俱，然後回來有話問你。」伙計答應，便將家俱送到廚房。然後回來問道：「老達官，您有甚麼言語，請道其詳。」霍坤說：「你們貴寶村，是孔家寨？」伙計說：「不錯。」霍坤說：「我跟你們打聽幾位朋友。」伙計說：「您打聽那一家？」霍坤說：「此人姓孔名貴，外號小粉團。」伙計說：「不錯，有這麼一個人。」霍坤說：「還有一個姓孔名清，外號二美人的便是。」伙計說：「也有。」霍坤說：「有一人姓孔名豹，外號粉面如來。」伙計說：「您跟他們有甚麼來往？」霍坤說：「我與他們三人是口盟的把友，你要認得他們，可以把他們請來，我們在此一敘。」伙計說：「你來的不巧，他們三位沒在家，出莊拜客去了。」霍坤說：「你貴姓啊？」伙計說：「姓孔名慶。」書中暗表，他是小雞子孔慶，也不是安善之輩。他跟達官說話，兩隻眼睛不住的偷看姑娘。在燈下看來，那金屏翠屏便一低頭。小霞一看，面帶氣容，遂說：「店家你去吧。我們走的一路勞乏，要安眠去啦。」說著話便與李氏大家奔了東裡間。霍坤說：「孔慶。我家住這西邊霍家寨，我姓霍，名坤。別號人稱金刀賽判鎮西川的便是。你累了一天啦，去休息去吧。」孔慶說：「是」。當時孔慶退了出來，不由心中暗想，回去告訴他三位東家：這個美貌姑娘住在西裡間。我獨自一人，帶好了薰香盒子，天到初更以後，往東裡間擲薰香，我好與他們作那雲雨之情。原來這小子，明為伙計，暗中便給他們彩盤子。他一邊想著，便來到了廚房，遂說：「三位東家，方才住下這一家子，正是老賊霍坤。」孔貴說：「要是他，今天晚上多要留神，使完香，將他那三個女子占了之後，我看他全家是死是活。」孔貴說：「孔慶，你我全是孔門之人，這三個姑娘住在哪個裡間？」孔慶說：「他們住西裡間。」孔貴說：「別管他住在哪間，這三朵花我不要。你竟在我店中明為應酬店客，暗中給彩盤子，累碎你的三毛七孔心，我們弟兄居心不忍。三朵鮮花全是你一個人的，我弟兄三人決定不爭。你要將三朵花折了下來，一來你的名譽有啦；二來那老賊的命一定也得要了。孔賢弟你可要多多留神，他父子可不是好惹的。」孔慶一聽說道：「不要緊的，您不用掛到心懷。生而何歡？死而何懼？」當下他們四個人說完此事，孔貴三個人一齊出來，到了店外。一出孔家寨的西村頭，道頭有片鬆林。這時候村內已然起了更啦。店口雖在西頭，可是在他西隔壁，還有西房啦。三寇在樹林內低言說話。孔貴說：「二位賢弟，那雞子孔慶，他也是孔姓之人，偷花盜柳大親。咱們跟他說完了這片話，咱們趕緊換好了夜行衣。這叫做巧指使孔慶，他本人滿薰過去，正要去找彩花，賢弟你過去把他踢倒了，給他堵上嘴，是每人一個，任咱們取樂。他到了那裡有動靜，那時可別下去，咱們是拿他問路。」二人一聽也對，當時他們三人，將白晝衣服脫去，換好夜行衣，上房軟底鞋襪，背後背刀，明露刀把，絹帕蒙頭，前後撮打拱首，夜行衣通盤換齊，將白晝衣服包好，抬胳膊踢腿，不繃不弔。三個人長腰出了鬆林，進村口，上北房，一直來到店內，在他們所住的房上，暗中偷聽。

反回來單說小雞子孔慶，將店中規矩，交代已畢，上門封火撒犬，進屋中睡覺。孔慶到了自己屋中，點上燈，連忙換夜行衣，帶好薰香，背好刀，將燈光熄滅，便躡足潛蹤出了屋子，將門倒帶。來到院中，往四外一看，黑洞洞。店內雖然有狗，不咬熟人。是圓毛的畜牲，全有夜眼，人要長出夜眼來啦，那是生來的，或是有異外別情，用功夫練成的。孔慶上東房，不由心中所思：他們三個人，向來沒說過這樣容人之話，莫不是他們拿我試道：我要成功呢，他們在暗中將我踢倒纏縛二背，他們擊現成的。倘若霍坤他們有個準備，我一吃苦，他們不出來啦。有咧，待我先查看一下動靜，我先給他一瓦。想到此處，忙向各處一看，並無人影，這才下了房，直來到小粉團那院內，見東裡間有燈光，連忙下了房來到窗戶台，往裡一看，見那牀上弓，不由到吸了一口涼氣。心說：那黃的一定是彈囊。又向左右一看，見東邊布圍掛著一半，有花紅招展的衣裳。

書中暗表，霍小霞囑咐好了金屏、翠屏，告訴他娘親在上牀上躺著，合衣而臥。暗拿折把弓，右手拿毒彈一個。而今聽見窗戶上有了響動，連忙將彈子放在兜子內。後來又看見從窗戶紙上，進來一股白煙，直撞到北邊在圍子上煙一散。小霞蹲在牀上，不由得打了一個噴嚏。少時那李氏與二丫環，也是如此，小霞連忙將拉圓了弓等著。這個時候外邊孔慶側耳細聽，知道成功了。這才伸手取出刀來，將窗紙劃腳，撬開上扇窗戶，支了起來。雙手一推，身子貼下扇，猛勁一推，倏的一下子。那小霞知道賊要進來了，連忙比准了一撒手，只聽「撲哧」一聲，那彈子打進小雞子的右眼內。這個時候孔慶疼得他往後一仰身，摔在就地，在地上來回翻滾。西裡間跑出金刀賽判霍坤，連忙叫道：「霍全，快去將小輩捆上，看他是誰。」當時父子來到外面，霍全出來長腰往東，按住賊人就捆。霍坤抬頭一看，南房上站定三個人，連忙問道：「甚麼人？」三個人沒言語。小霞聽見了，連忙拿弓抄起彈囊，來到門間，往南房上一看，正有三條黑影，這才扣彈子，「拍拍拍」，一邊幾下子，三寇也有打在頭上的，也有後背中上的，也有耳朵上中上的。打的三個人沒敢下來，跳下房去逃走了。姑娘說：「爹爹您看四外有人沒有？再有人我的折把弓取他的二目，不費吹灰之力。」霍坤說：「四外沒人啦。」小霞雖然是個女的，可是他跟男子性情一個樣。當時霍坤命霍全掌燈照一照，看看他是誰？半夜三更，往屋中施薰香，就准當將他斬首。霍全答應，連忙進到屋中，取出一盞把燈來。一提賊人頭髮，仰臉一看，見賊人右眼珠在眶外搭拉住，滿臉鮮血。細看不是別人，正是店中伙計。他們這裡耗到天光大亮。霍坤說：「我本當手起刀落，要你狗命。如今先警戒你一回，以後若有客人前來，你可要小心。自己想一想你的右眼，為甚麼失去？你要知悔改過有你的命在，要是不改，可小心你的屍頭兩分。」這個孔慶並沒將三寇說了出來，霍坤將他捆繩解開，說道：「孔慶你先將臉上血洗去，快與我算好店帳，我全家要走了。」孔慶連忙爬起如飛似的前去櫃房。小霞說：「爹爹你叫我兄弟出去，買來兩張弓，兩個彈囊，一包彈子，孩兒好用。這個彈子比別的又輕又好，我捨不是用。」霍坤說：「好」，便命霍全出去，照樣買來。金屏、翠屏跟小霞學的，也會打五個連珠彈。買回來，小霞先將彈子分好，每人一張弓一囊彈子。小霞說：「今天咱們從此起身，一路上樹林子太多，准知道那個林子裡有孔家賊人。他們不在半道上劫咱們，還則罷了，若是在半道上劫殺全家，今天孩兒說句大話，不論他有多少人，我是每人取他們二目。」說完命霍全，到外邊備馬匹與車輛，預備齊畢，將店飯賬通盤給清。大家打算來到外面上車輛上馬匹。小霞與金屏翠屏每人一張弓，一個彈囊。姑娘與霍坤父女在前面，後邊是霍全。李氏駝轎的左右是兩個丫環。小霞說：「爹爹咱們在路上，看見樹林中有人看咱們，不用看他們。倘若是出來一劫咱們，那時再拿彈子打他。」霍坤說：「好吧。」按下他們要走不提。

且說那孔貴三寇在別家房上暗中觀看，見他們將孔慶纏縛二背，然後他三人下房一商量。孔貴說：「咱們還是劫人呀。」當下孔貴、孔清、孔豹三個人來到街當中，將村內人等預備齊啦，要在中途路上劫殺霍家父子。那時將一個姑娘兩個小環全留活口，不准殺，其餘老少三口全都殺死，車輛人等一個也不准傷損他人。孔清說：「兄長，咱們先到東院，把伯父請來，把孔慶招怨一頓，省得被霍坤交與當官。」孔貴說：「他老人家不好求啊。」孔清說：「不會跪門不起嗎？他老人家是這一方的善人，誰人不知，那個不曉。」書中暗表，原來此人姓孔名安。平生是齋僧道，大開善門，因此全叫他孔善人。這哥三個便來到他家，上前叫門。裡面

家人出來開門，一看門外黑洞洞，有三個人在那裡跪著，不知是誰。他回去取出燈光來一看，原來是他們三個人。連忙問道：「你們哥三個為甚麼事啊？」孔豹說：「店內住下霍家父子，有一女兒長得甚是貌美。不想店中小伙計孔慶，他夜間前要去偷花盜柳，被人所傷。」便將此事說了一遍。這個家人是奴隸主姓，名叫孔全。一聞此言說道：「你們這些話，全不能跟老當家的去說，他老人家早記上你們這些匪人了。不過是一筆寫不出兩個孔來，我少時變化著說，這個孔慶的事，交給我啦，你們放心就是。要是照你們這話去說，他老人家准不管。」三個人說：「管家大人。我們拜托你啦。」說完告辭便走。孔全來到裡面看上房點著燈啦，遂來到窗下，問道：「員外爺您起來啦？」裡面孔善人說：「我起來了，打算出去圍著村子來個彎。」孔全說：「老員外您請出來，我跟您提一件事。」孔全一聞此言，連忙開了屋門。孔全說：「方才孔門張氏來到扣門，因為他兒子孔慶在店中偷花盜柳，被住店的女客人用彈弓打啦。天亮人家老達官要把他交到當官治罪，請您念他孤兒寡母，前去見那老達官一面，也省得把他送到官署。」那張氏頭上磕出一個鵝頭來，員外爺才答應了此事才好。孔全一聞此言，連連點頭，說道：「我若不看在是姊妹的份上，我真不管這事。」

說完等到天光大亮，他淨面梳髮，叫孔全拿著一根皮鞭子。孔全答應，拿著一根鞭子在前頭走。員外拄著拐棍，在後面跟隨，一直來到德升店。孔全先進到店中，住的位客人全要拜一拜。一直來到後面霍坤住的屋中，有人到裡面通報。這個時候孔慶還在那屋門外，滿臉血跡。孔全上前說道：「屋中達官爺，您貴姓啊？」霍坤一聞此言，連忙出來說道：「我姓霍名坤，金刀賽判鎮西川的便是。」孔全說：「霍老達官，我家員外爺特來此處見您。不知孔慶怎麼得罪您了，特來替他請罪。」霍坤出來一看，見此人身高八尺高外，漢壯魁梧，長得四禰，面如重棗，獅子眉，一雙闊目，通官鼻子。四方口，大耳有輪。霍坤連忙問道：「閣下貴姓？」這人說：「我姓孔，名安。」霍坤說：「這個店是你的？」孔安說：「不錯，是我的，叫我們當家什戶給看著，好應酬客人。」霍坤說：「你們店裡有幾名伙計？」孔安說：「就是外請的一位先生，此人姓劉，名叫劉山。有一個當家的姪兒，名叫孔慶。」霍坤說：「有人叫孔貴的，你認得不認得？」孔安說：「老達官，您問我那能說不認得。凡是我們孔家門的，沒有不認識的。那些個孔清、孔豹、孔貴，他們三個人我是不識，因為他們目無王法，心無五倫。這位老達官您的名姓，我久有耳聞。」霍坤說：「您認識被捉之人？」孔安來到近前一看，一臉的鮮血，眼珠子在外邊搭拉著，遂問道：「孔慶，你這是怎麼啦？」霍坤便將他所作所為之事細說了一遍。孔安一聞此言遂說：「孔全，你把鞭子給我。」孔全連忙把鞭子送了過來。孔安拿鞭子在手，陪笑道：「老達官，我給您出一出氣，他家是孤兒寡母，您多可憐他吧。」說完論起鞭子，抽了有□幾下子，說道：「孔慶，你胡作非為，你這不是得罪我的店客嗎？」打得那孔慶是苦苦的哀求。霍坤一晃，倒替他講情，說：「是啦，您不用打啦。我要把他送到當官治罪，按偷花盜柳之情。」孔安說：「你我全這麼大的年紀啦，還不容量他麼？就拿他當一個小貓小狗，也就完啦。再者說，而今大宋朝的法律，凡是那偷花盜柳之人，一經官即置於死刑，請您就把全臉賞與我。」霍坤說：「霍全上前給他鬆綁。」霍全急忙過去與他解了。孔安說：「孔慶，你別跟他們三個人學，我這店中用你，也按照店規給你工錢。那南來北往的客官，帶著少婦長女，不要看方寸挪位。人家的姐妹，也跟自己的同胞一個樣。」霍坤說：「你慢走，以後你再有此類事，你必慎重，起個誓，如今我是看在老人面子上饒你不死。」孔慶跪倒，對天賭咒：「從今以後，再有盜柳之事，必死在霍家父子刀下。」霍坤說：「走去吧。」孔慶忙謝過了伯父，然後走去。後文書他惡行不改，才應了誓。按下不表。當時孔安說：「達官，您在這裡多住個三天五日的。」霍坤說：「不必了。」孔安說：「那店飯錢我候啦。」霍坤說：「不用，我已然叫人算清了全給啦，下次再住您這店再說吧。」便令霍全到外面備好車輛。霍全答應出去，不大工夫車已備妥。小霞母女帶同金屏翠屏與婆子一齊出來上了車。父子二人出店上馬，一直往霍家寨而去。如今且說那三個賊人，招集了嘍兵們。孔貴說：「咱們在半道上劫殺他們全家，必須聽我的哨子響，然後再出來，千萬留神那個丫頭的彈子。他們那兩個丫環，一定也會打。小霞外號人稱飛彈嫦娥，你們想他的彈子打的准不准就得啦。咱們看能報仇就報，不能報時只可改日再說。君子報仇□年不晚。別去了一目，那更報不了仇啦。」這人一聽也對，遂說：「那麼聽您調動吧。」這些人便一齊的來到一途路上，等著劫殺他們。

天已到時聽正東車輛響，他們真來了。看見他三個姑娘，全拿著彈弓。左手推著弓背，右手扶著弓弦。在南邊騎馬的女子，正是金屏。樹林內很高的蒿草，那刀斧手全在草裡藏著啦。正走之間，忽然草聲一響。金屏連忙用目一看，一片大鬆樹，心中暗想：那裡一定有人，待我問一問。想到此處，右手一放，早有一個彈子飛了出去，「吧」的一聲，打在樹上。樹後正是那孔貴藏著，孔貴連忙一閃身。金屏跟著又一彈子，事有湊巧，這一下子打正在他口中，連門牙兩個打下。孔貴也真豪橫，一聲沒言語摔倒在地。

霍家全家逃過危險之地，一直撲奔霍家寨。趕到東村頭啦，路南一片樹林，裡邊有人說話。說道「前邊是我老哥哥全家嗎？」霍坤定睛觀看樹林跑出一人，來到馬前雙膝跪倒，口中說：「兄長一向可好？你我數載未見。」霍坤見此人，身高九尺開外，細條條的身材，青鬚鬚的臉面，細眉毛圓眼睛，蒜頭鼻子，火盆口，大耳相襯，花布手巾單頭，青底衣，魚鱗灑鞋，花布裹腿，外單月布的大褲。週身是青線勒出來的蝴蝶，紐結未結，肋下配有雕翎刀一口，綠沙魚針皮靴，青銅飾件青吞口，青綢挽手。霍坤翻身下馬，說道：「這朋友免禮，你認識我霍坤，我怎麼想不起閣下來呢？」此人說：「老哥哥，這時候是您貴人多忘事，上了幾歲年歲，甚麼事也就忘懷了。我先問一問您：頭前這位小姐，是姑娘乳名鳳蘭嗎？」霍坤說：「不錯，朋友你知道我的女兒乳名，這樣說來，你足足有□年開外沒見。」霍小霞在前邊一聽，連忙棄鞍，來到近前，連忙下拜，問道：「您可是我李叔父嗎？正是姪女小霞。」霍坤說：「姑娘你可知此人的名字。朋友你底下怎麼稱呼？」那人說：「姑娘說出了我的姓來，這就是她的靈機太好，那麼姑娘你可認識於我？」小霞說：「我認識您，您的官印，孩兒不敢說。我爹爹忘記了，我兄弟太小。要不是您這一口刀，那能搭救我們全家的性命？」霍坤說：「姑娘，那位搭救你我全家的正是那位姓李名剛，別號青面獸的便是。」說完他來到駝轎前，叫李氏快下來，上前見過咱們拜弟。李氏一聞此言，急忙下了轎。夫妻一齊來到此人面前。霍坤說：「若不是姑娘說出你搭救過我們全家，我真忘懷了，賢弟可千萬的要恕過我年邁。」李剛說：「自己弟兄不要如此。」說著前行幾步。說道「嫂嫂在上，受小弟一拜。」李氏連忙還禮說道：「兄弟別行禮啦，愚嫂我這裡答拜啦。」當時行禮已畢，李剛站起身形。李氏道：「賢弟你我二□多年未見，我叫你兄長到處找你，不知你上哪裡去了？」李剛說：「嫂嫂，我自從斬鐵■王洪之後，於得江打了我一毒藥鏢，多虧有我的師叔徹地騰仙廣惠，就是正北興隆寺當家的，才將我的毒藥暗器傷治好。我四山五嶽去尋找於得江，未能將小輩捉住。也許他埋名隱姓，找背地隱藏，也未可知。」霍坤說：「是了，霍全呀，快過來見你李叔父。」霍全此時早已下馬，一聞此言，連忙上前跪倒行禮，口稱：「尊叔父在上，姪兒霍全與您叩首。聽我姐姐言講，倒退二□年，有王洪執掌桃花塢，截殺我全家。多虧叔父雕翎刀，解去重圍。我爹娘囑咐我兄弟，必須千恩萬謝。」李剛說：「賢姪請起。兄長啊，姑娘與孩兒，他姐弟全在西川成了名啦。」霍坤說：「你這是趕奔哪裡呢？」李剛說：「我上山東何家口。」霍坤說：「你上哪裡作甚麼去呢？」李剛說：「我到那裡拜望我盟兄分水豹子何玉，逆水豹子何凱。」霍坤說：「賢弟你不用去啦，姑娘你上驢駝裡去吧，前邊離咱們家已然近啦。」小霞一聽，心中暗想：這還有背我之言嗎？只得去上轎子。霍坤說：「賢弟，我與你打聽一位公子。」李剛說：「但不知是哪位？您問的有名的主兒，我能略知一二。」霍坤說：「在山東很早成名，就是何玉之子。」李剛說：「原來是何斌呀，那孩子太好了，乃是俠義一流。他能跟著我那老哥哥的腳印走，他無論到哪裡，真是仗義疏財，慷慨大道。一來有他爹爹名姓，二來他也有重整家業之心。何玉、何凱他們老哥兩的武藝，傾囊而贈。他隨他們三個師哥在山東一帶走鏢，道上成名。他可稱文武兼全，智謀廣大。在濟南府掛漣水縣首戶的財主，家中是家大業大。兄嫂啊！我李剛是盡其交友之道，我要跟您商量一件事情。姑娘青春多大？您住家又在西川，正門正戶的太少。你們兩家要結親，那可成斧劈經門當戶對秤麼八兩半斤。」此時小霞一聞此言，臊得沒敢出頭。李剛又說道：「姑娘已然二□往外了，別叫他與您一塊保鏢啦。西川路上蓮花黨太多，倘若有個失神，那時您是成了名的人物，豈不被水一衝。」霍坤連連點頭，說道：「賢弟你此話說在後頭了，你有此話我夫妻就感恩非淺了。李賢弟你可看見鳳蘭馬上掛著那張弓，

身上跨著那個彈囊？」李剛說：「我到是看見了，」遂叫道：「姑娘。」霍小霞連忙下轎一轉臉，李剛一看那彈囊上有神手太保四個字，何斌兩字撕下去了。李剛不知怎麼回事，連忙問道：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霍坤便將立播招婿之事說了一遍。李剛便問：「何人為媒？」霍坤又將劉榮、魯清二人為媒以及魯清誣弓囊之事又細細說了。李剛說：「兄長，這保親的二位，外面成名露臉。我李剛雲遊天下，頭一宗我為尋找於得江；第二我為找我那拜兄自在雄魯彪。至今不見他二人，但不知這二人往哪裡去了？」霍坤說：「賢弟，除去宋朝管轄之外，你可上哪裡去找。再說那於得江他到處不報他真名實姓，那你可上哪裡去找。賢弟呀，俗語說的好，冤家宜解，不宜結。你別看你見不著此賊，你要托一托朋友，就許碰見了他人，也可以替你報仇。」李剛點頭。此時霍坤他將鏢打何玉，大眾西川報仇之事對李剛說一遍。李剛一聞此言，當時翻身跌倒，背過氣去了。霍坤說：「霍全與轎夫他等快將你叔父喚叫起來。」大家上前七手八腳，好容易將他擡叫過來，李剛放聲大哭。霍坤說：「你且止住悲聲，到西川前去報仇就是。」李剛此時心中所思，我要跟他們父子一同前去，未免叫那小金刀霍全小看於我，說我怕死貪生，畏刀避箭，膽量太小。遂說：「兄長，您同定我嫂嫂，大家回家，小弟我要前面見我大哥。然後我一人前去銀花溝，刀斬二峰，力劈普鐸。」霍坤說：「好。」當下李剛告辭走。暫時不表。單說霍坤父子全家回到霍家寨，眾人下車輛馬匹，大家來到裡面，安置齊畢。車夫轎夫將東西物件馬匹交代清楚。

霍家父子在家休息幾天。霍坤叫李氏，說：「夫人呀，你必須將咱們當家什戶，小霞的姐妹，你我的弟妹嫂嫂，一齊請了來，要跟他們說明這門親事。再者就是每天晚上要小心咱們前後的院子，多加注意留神，小心蓮花黨的淫賊。她的守節砂要緊。」李氏連連點頭，第二天便將那些女眷們一齊找了來，內中有霍坤的一位嫂嫂，霍門張氏，乃是霍恩之妻。這個霍恩早已死去了。張氏說：「妹妹你將咱們當家什戶女眷全找了來，所因何故呢？」李氏便將小霞說婆家事，完全說出。張氏是個嘴快之人，平素又好逗人。他一聞此言，便來到東裡間，說道：「鳳蘭姑娘。」小霞說：「大娘，有甚麼事？」張氏說：「不久你就要離開你的爹娘。」這號親事之情，人人全知道啦。那麼姑娘她究竟明白不明白？原來他已明白了八九。而今又見她娘將當家什戶的女眷全請到了，不知何事，心中納悶，她在暗地裡便將霍全叫到身旁。霍全是她手下敗將，一個說不投緣，立時挨打。因為霍全的武藝敵不過他姐姐。那小霞無論當著她爹娘不當著，常打霍全。如今把她兄弟叫到身旁，問道：「兄弟，他們全作甚麼來了？」霍全一想：這是她的終身大事，遂問道：「您比我大，他們說甚麼，您是真不知道，還是假不知道呢？」小霞說：「我是真不知道。」霍全說：「在播台上您跟人家動手的那位您可記得？」姑娘說：「我知道，那一大膽狂徒我沒找著他。」霍全說：「是您拿的這張弓的人，比您能為怎麼樣？」小霞說：「那一張弓，他比你我勝強百倍。」霍全說：「姐姐您可千萬別把人家的弓囊給人家丟了！那兩樣可是人家定禮。你我爹娘將您的終身大事，許配何斌身為妻。」姑娘一聽，當著大家臊得面紅過耳，低頭不語。霍全說：「姐姐您生來一個女流之輩，臉面朝外之人啦。俗語有話，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。市井之上，全是這個理由。素日咱們姐弟倆個，您打我的仇恨，全已勾開。您的爹娘，指著您好像頂上明珠一般，學會了折把弓一張，幫助在西川成了名，一來抓錯就打我一頓。」小霞說：「你還是有錯，沒錯我能要打你嗎？」霍全說：「這您還不明白啦，將您許配何斌身為妻，您要有兄弟的情腸，將來爹娘有個百年之後，千萬的我能上山東將您接了回來，姐姐在家可以盤桓幾日，您也不是歲數小啦。叫一個不識的男子，舉過頭頂，您不知道，就憑咱們爹爹那個皮氣，那人若是賊人，他上哪裡，也得追到哪裡，非要了他的命不可。」

小霞一聞此言，不由心中暗想，遂問道：「兄弟，那人與咱爹有多大冤仇？要使雙刺子腳，把老爹踢死。」霍全說：「姐姐，那麼那個人是君子呀？可還是小人呢？」小霞說：「倒是一個正人君子。」霍全說：「您想想一個立播台，甚麼人不來呀？此人就是上西川報一鏢三刀之恨，與您比武之人，正是那美豪傑大孝子何斌。現有劉叔父解去裡圍，約請我父子西川報仇。我隨老爹盡其交友之道，姻親之情，殺奔銀花溝，您在家一切多加小心吧。」說完他竟自走了。不言他走。且說張氏，向小霞說道：「姑娘，咱爹爹與你兄弟被人約走了，前去報仇，給你張的是口袋。你過門之後，夫妻二人全年輕。」小霞姑娘心中暗想：我爹爹那麼大的年歲，我兄弟又不大。再說我們這一枝，人是少的。過門之後，我二人一起衝突，他要拿舉過頭頂這言語來咬吃於我，那時我應當拿何言語答對？我拿他這張弓趕奔賊巢，一來護庇我爹爹；二來護庇霍全；第三我到那裡，是見事作事。叫山東省老少的達官看一看，我給他彈打群賊的二目。想到此處，便打定了主意，遂叫金屏翠屏，囑咐二人在前面多多的留神。等老人家與公子爺要走的時候，吉萬給我一個話。金屏翠屏兩人來到外面，霍坤說：「你們兩個人上這裡來作甚麼來了？這要是來了賓朋是何樣子？」金屏說：「回稟太爺，我們小姐有話，您要跟公子爺一走，我們得稟報我們小姐。霍坤說：「你二人到後面去吧，我父子走的時候，必須到後面告訴個話。」兩個人點頭，二人出來到了外面，便影藏到大柱後邊。霍坤父子吃完晚飯，把長大衣放下，夜行衣包軍刀暗器，通盤拿齊。父子二人來到外面，爬過山嶺，便是四里屯的西村頭，看見出來一片人，霍全說：「老人家咱們隨他前去先入山吧。」霍坤說：「咱們趕緊走。」霍坤依著小金刀霍全，可是大家一塊入山。霍坤打算單立功，當下他父子進了山口，來到林中，換好夜行衣。抬胳膊踢腿，不繃不弔，要了刀。來到寨門之外，大聲喊嚷，這才將助力普鐸之人喚出。霍坤與謝衝打在一處，霍全與謝勇打在一處。石祿大家趕到，石俊章刀劈謝衝。謝勇一見不好，帶嘍兵往寨門裡退。魯清說：「列位，可千萬別叫那個使叉的跑了。」沒多時謝勇已然退進寨門，那嘍兵是退回一半。寨門外還有一半。這便是遭劫在數，在數的難逃。大家往裡一敗，謝勇抹頭往裡就跑，飛抓手雲彪將抓掄開了，往前進步。那謝勇正跑三五步遠，這個抓頭就到了，連網帕帶發髻一齊抓住。雲彪往懷裡一用力，謝勇低頭往裡一鑽。好比是有人把發髻抓住一個樣，再想往前掖，那就沒功夫了。雲彪往回一拉絨繩，賊人就倒下啦。黃龍黃遠威，別號小崑崙的便是。他正挨近雲彪。他一看賊人倒，連忙一舉渾鐵棍，往下一砸，「撲哧」一聲，當時給砸了個骨斷筋折，死於非命。再往裡走，到了二道寨門，雙門緊閉。杜林說：「魯叔父，您看他們把門關上了。」石祿說：「大清棒槌，這兩個跟誰在一塊呀？全都致於死命啦。我還沒得著一個啦。」魯清說：「你等著吧，少時全出來。」石祿說：「好，那麼我全包啦，他們一個也活不了。」不言他們這裡，且說頭道寨門的嘍兵，跑進大寨，來報普鐸，說道：「二大王，大事不好，他們山東報仇的人可是全來了。」普鐸一聽，連忙命黃雲峰手執銅鑼一面，敲鑼聚眾。普鐸也是胡哨直響。他聽正南方是殺聲震耳，他心中也是有點驚心，暫不表他們。再說二道門外的眾人，魯清說：「石爺你上去推一推門，看看關了沒有？」石祿上前雙手一推門，昂然不動。杜林說：「列位大家可千萬的別往牆上躡，怕上頭有走線輪弦。」魯清這才伸手探兜囊，取出飛抓，搭住了牆，一揪絨繩一問。上頭有點動靜。原來那牆上暗藏三〇二枝冲天弩。此消息乃是殷志文、殷志武弟兄所擺，與人家所擺的不同：每隔二尺六寸有一支，或是一尺二有一支。要從二尺六的地方上去，有冲天弩，裡面是卷網，寬六尺四寸。比方說要是從一尺二的地方上去，這一尺二的東西多挨著一寸，全有弩箭，一尺二往裡沒有。人要是往下一掉，那就掉網裡面。下面是一尺二長八尺寬的翻板，板下是地溝。這南面東至西長，寬有一丈二，深有一丈，裡面兩明。在溝幫上有〇二個槽兒，槽裡亦有兵卒。每一個裡頭有一人，也有拿長鉤桿子的，也有拿繩子的。只要一掉下去，就得被擒。二道圍子牆，一直到三道四道，全是一個樣。魯清說：「石爺你別往上躡啦，隨我來。」當時將他帶到二道門外，「你從這裡上去吧。」石祿說：「大清你們大家往後，上頭要是有竹籤咬我，我不怕。」說完他撒步長腰往上一躡，左胳膊一跨牆頭，右胳膊一跨，那冲天弩就打出來啦。石祿用胳膊一擋臉，心說竹籤來哪，容那竹弩打完，他一用力便上了牆頭。弩箭放完，他用胳膊一拐，拿肚子一貼牆頭，說：「小子，還有沒有哪？」他一問沒有了。正在此時，從裡面翻上一扇卷網，當時將石祿上身滿全給罩上了，上面的倒鬚鉤住了衣服，往裡怔揪石祿。他便雙腿一飄，頭衝下栽進牆裡去啦。大家看的明白，可是裡面一點動靜也沒有。杜林說：「魯大叔你可站著別動。黑夜之間，這裡有卷網，回去咱們找不著這個地方，那可麻煩。」魯清說：「石爺，你在哪裡哪？」石祿原來正在網兜裡，還沒掉下去啦，連忙答言：「我在這裡啦。」魯清說：「你看一看四面還有沒有？」傻子要冤人，是一冤一個准兒。石祿可不是傻，他要真傻，那一百二〇八趟萬勝神刀，怎能學的會？一趟折八招，一招分八手，焉能學的會呢？石祿一聽魯清問，他成心說：「你們大家可別過來，我這個旁邊竟是網，真咬人，利害極啦。」魯清一聽他這聲音，不由心中納悶，但不知為甚麼掉下去沒響聲，遂問道：「石爺，你在裡頭乾甚麼啦？」石祿心中所思，我

要說在網兜裡，誰也不進來啦，便假意說道：「我在地上站住啦。」魯清說：「怎麼一聲沒有啊？」石祿說：「我頭衝下下來的，我把網給撕啦，手按地起來，哪有聲音呢？」大家一聽，情有可原。魯清說：「卜亭你過去。」卜亭說：「你們不過去，為甚麼叫我過去呢？」魯清說：「你過去不要緊，那塊網叫他占上了，那塊他給撕碎啦。」石祿一聽，連忙說：「駱駝你可別過來。這裡竟片網，可咬你。」卜亭說：「魯爺，你們誰愛過去誰過去吧，我不過去啦。」杜林說：「你不用過去啦，你真是畏刀避箭，貪生怕死。」正說著裡頭石祿說：「大清你把我那對鏟給我。我用鏟問一問。」卜亭手中給他拿著皮搭子，一想也對，他便掄圓了往裡一扔。扔過翻板地方，「吧噠」一聲。杜林長腰上牆頭，說道：「姓卜的，人可是死陣前，不死陣後。死在陣前，人人可愛。死在陣後，是怕死貪生。」他雙手一扒牆頭，牆頭沒動，往裡探身。低頭一聽，那滾網就把他也卷到牆裡頭去了。杜林就紮入他的懷裡去啦。杜林用手一推他的腿，說「你別夾我，那網上的倒鬚鉤鉤上我啦，你怎麼往裡冤我呀？」石祿說：「我沒往裡冤你呀。」杜林心中暗想，這人要傻呀，冤機伶鬼，是一冤一個准。想到此處，用手一抱他的大腿，一翻身，便將倒鬚鉤給摘了下去，遂大聲說道：「魯大叔你們列位可別上來啦，這上邊有滾瓦，裡面有片網，網上有倒鬚鉤，堅固極啦。下面又有翻板，我石大哥掉在網裡啦。」魯清在外邊一聽，遂問道：「你在哪裡呢？」杜林說：「我也在網裡啦。你叫杜貴杜茂他們兩個人從此下來二尺多遠，用虎尾三節棍去砸牆，把牆給他砸塌了，然後再進來，自然無險，以後見著房牆就拆。」

魯清一聽也對，便命杜貴、林茂、董相、佟豹、小黃龍五個人全是力猛的軍刀，足可以將牆砸塌。杜貴林茂全是純鋼打造的虎尾三節棍，董相是熟銅棍。五個人聞言，各舉兵刃向牆上砸去。「吧」的一聲，那牆頭，早就砸鬆了。佟豹說：「二位賢弟，咱們已然將牆砸鬆了，別再砸啦，可以用棍往裡推，便可推倒了。」四個人一聽也對，這才一齊的往裡一推。「轟隆」一聲，牆已倒了，便將裡面的翻板給砸翻起來了。此時眾人進去一瞧，他二人還在卷網兜裡啦。石祿頭上有四個倒鬚鉤住他。魯清說：「雲彪，你用飛爪將他們抓住。」大家用力一拉，便可將他們拉了下來。杜林說：「且慢，千萬先別拉，因為下面是翻板，不知道坑裡還有甚麼東西。我石大哥他掉下去，不要緊。我要是掉下去，那可是凶多吉少。」魯清說：「你揪住上頭那個鐵環，也保點險，不致於掉下去。」杜林一聽也對，這才伸手揪住了兩個鐵環子。雲彪抖抓，便將石祿的肩頭，連那網全抓住啦。大家人等一揪，當時揪他離了牆，又一鬆動，石祿當時又撞在牆上了。石祿說：「大清啊，你們別揪啦，敢情拿我撞鐘啦。」眾人一聽，將要一鬆手，「嘎吧」一聲，絨繩已斷，將石祿掉下翻板去啦。魯清叫銅杈李凱、銀杈李繼昌、飛杈李文生他三個人用杈頭攪起翻板，叫杜林下來。杜林來到下面一長腰，便到北邊了。這個時候石祿掉了下來，雙手一抱頭，用腰找地。此時天黑，又在翻板的底下。他一看地下有個牛角泡子的燈，又看見出來四五個嘍兵。聽他們說道：「得，從上面掉下人來啦。」說著話用鉤桿子一鉤，便將他身上的衣服以及靴子鹿筋繩鉤住了。石祿看他們全鉤好了，忙一翻身，左手揪住鉤桿子，右手迎面掌打去，只聽「吧嗒」一聲響，這個兵卒就算完啦，那些個兵卒往西就跑。石祿爬起，用鉤桿子便把這個兵的腿鉤住了，一反手，「吧嗒」一聲，這個也死於非命。他再找那幾個人，早已跑的沒了影兒。原來他們全順地道跑了。上面魯清說：「石爺那裡去啦？」石祿說：「我在這裡啦。」魯清這才叫人將翻板支起，又叫雲彪把抓係下去，石祿伸手揪住便上來了。石祿毛腰揀起皮搭子，說道：「我的駱駝呢？」卜亭說：「我在這裡啦。」石祿說：「給我扛著吧。」卜亭說：「你不會說我給你拿著嗎？」說完伸手接了過來。大眾人等，這才一齊往裡而來。石祿在前頭，他們是見著房牆就拆。來到了裡面一瞧，他們這個屏風門與別人不同，是坐北向南七間大房，當中階腳石，上面大廊子，裡面掛著鐵絲門燈一個。魯清說：「石爺進去。」石祿說：「駱駝你把鏟給我。」卜亭當時將皮搭子交給他，石祿抽出了雙鏟，往屋裡便走。看見西牆頭是沙籠子，裡面有盞把兒燈，屋中坐著一個人，面朝著裡。他一看氣不打一處來，原來正是那黃雲峰。他便奔了屋門簾，左手鏟一挑簾子，邁步往裡，來到切近，掄右手鏟，蓋頂就砸，「叭吱」一聲，人頭已碎，可是那個屍腔子，還是不倒。石祿一怔之際，腳底下一軟，「忽隆」一聲，石祿就掉下翻板去了。魯清在外頭一看，那個假人還在那裡站著啦，他這才知道這個是自行者，特意桌上放了一盞燈，蠟燈的苗最軟不過，因此招來眾人。又聽底下石祿喊：「大清啊，快把翻板撬起來吧，這裡頭味可大啦。」魯清大家一聞此言，急忙來到屋中，用刀將翻板一掀，味氣上來，令人難聞。有人係下抓江鎖去，石祿揪著上來了。眾人見石祿身上，一身髒泥髒水。魯清說：「杜林你帶他上外邊去。」石祿說：「你別帶我出去啦，裡頭就是普鐸的院子。」當時大家來到裡面，在南房廊子底下一看，這裡好寬闊的院子啦，坐北向南七間大廳，大勾連搭三層房，明看七間，暗著二□一間。前邊全是大廊子，階腳石左右兩邊插著兵器架子。魯清一看，正東有七間房，是東屏風門，正西有七間房，是西屏風門，當中院便是武場。他往裡一瞧趙庭、苗慶、朱杰、電龍沒到，不由心中納悶。

按下眾人下不表，且說趙庭他們四個人，進山一直西北，看眼前一道圍牆，伸出抖火摺子，借光亮一看，上下俱是大開條。趙庭將火摺子掐滅，亮了刀，取出白蠟點好，黏在護手盤上。哥四個蹲在地上，圍著這盞燈，取出地圖來，鋪在地上，四個人一齊觀看。瞧好了頭道圍子牆，總弦在哪裡。記在了心裡之後，又看第二道，將二道機關記住之後，又命朱杰看第三道圍子牆的總機關在哪裡。趙庭說：「朱爺，可千萬瞧明白。看錯一點，可有性命之憂。」朱杰說：「三弟你可多要小心了。」電龍說：「是，趙仁兄您獻您的絕藝吧。」趙庭將陣圖交與朱杰，朱杰疊好放在兜囊之中。趙庭將刀遞與苗慶，叫他把刀尖向外拿著。又叫朱杰、電龍在二丈開外去，「這牆上有甚麼暗器沒有？那麼大的崩簧，夠不上你們哥倆。」說完他將上身衣服脫了，一抖中衣，往下一挽，推到底邊。他借光一看，從南頭第七塊搶簾，橫放著，也是一塊橫著，一塊順著。牆高一丈三尺。他站在第三塊之上面向東，脊背貼了牆。他施展爬碑獻藝之能，往下一疊腿，雙腿就起來了。頭衝下，臉朝牆，趙庭兩手扶牆，肚貼著牆，他一叫氣功，「吧」的一聲就上牆上去啦。趙庭用雙手扶牆往上爬去，到了上邊。他喚口氣問道：「朱二哥，您看我的左腳滾簾沒有？」朱杰說：「再往北點。」趙庭又往北錯一錯，朱杰說「成啦。」趙庭這才用左腿一踢，右腳登在順著的搶簾之上，猛力用左腳一撮，那塊磚就撒回去啦。趙庭連忙下來，順著牆根一躺，仰面觀星，側耳細聽。那上邊「吧嗒吧嗒」直響，後來不動啦。趙庭這才站起身來，將衣服穿好，從苗慶手中接過刀來，起下燈背好刀。朱杰剛要往上竄，趙庭說：「先別竄，我你用飛爪問一問，防備上邊有甚麼動靜，小心無過。」說完各人取出來往上扔去，抓住牆頭一問，並無別的動作。四個人這才登著牆上來。伸手取出問路石，往下一扔，是犬吠聲音沒有，收好抓牆索，四個人下了牆，到了平地。再往二道圍子牆上看，那二道牆八尺高，裡面有一扇一扇花帳。書中暗表，那一共是六□四塊，從南數第七塊。大家往上擡，起下石灰片，往地上一扔，「咚」的一聲。趙庭說：「可要留神，下邊有翻板坑。」苗慶用手一扶花帳，有些活動。大家再往裡看，第三道第四道，相離不遠。苗慶有手絕藝，人稱草上飛。他一勒絨繩，說：「你們列位閃開」，他細看花帳上蓮花，分出青紅紫。心中想好第二朵蓮花，乃是陣眼總弦。他飛身上上花帳，伸手揪著了第二個蓮花。往起一揪，出來八寸長，往外擰八扣螺絲簧，他一撒手往東一扔，到了牆頭之上，再看這些花帳是自南往北倒，北邊的往南倒，兩下裡全支住了。地面銅弦一響，再無別的動作啦。趙庭說：「列位抓好了牆頭，各人下去先用刀點一點地。翻板不動啦，然後再摘抓牆索。」大家下來腳到牆根，用刀一點地上，那翻板不動，這才將索撤下，疊在兜囊之中。朱杰一看這第三道牆中間有一個地道門，趙庭說：「朱爺你再把陣圖看一看。」朱杰取出陣圖，電龍取出自來火，細看圖上注寫明白：那門燈旁邊有兩口劈山刀。朱杰說：「我看明白了。」他也有手絕藝，能夠飛過去五層台階，雙腳登著門坎。又一換腰，來到第二個門坎。這個門坎往外直滾。朱杰雙腳一倒換，身子不由一晃，他用手一扶外邊這個小獅子狗。朱杰暗說「不好。」此時輪弦一響，耳輪中只聽「嘎吧」一聲響，朱杰連忙飛出一雙手扶著小狗往北一轉，側耳細聽，那門「吱扭扭扭」一轉，再扶那個小狗，是當然不動啦。嚇了朱杰一身冷汗，心中暗想他們這裡真有能人，擺得這個消息是奧妙無窮。這才點手將他三人叫了進來。原來四道圍子牆是裡頭有埋伏。電龍說：「你們哥三個閃開，這四個牆是我的。」說完他飛身上來，往裡一看，西房三間，廊子底下有一個人，南北裡間有燈光。就聽這個人說了聲「外邊來了一個。」當時裡邊花的一亂。

書中暗表，這五□個人，自從崔成一走，無人照管，他們很替崔成耽心。因為崔成皮氣很好，平素跟他們很投緣。如今他一個人不在這裡，無有頭啦，誰也管不了誰。這內中有一個名叫張三的，他見眾人在這裡全都著急，遂說：「列位咱們大家在這裡可別

著急，外帶煩悶。他在這裡也是這樣，他不在這裡，咱們還是這個樣才成。咱們有多少日子沒要錢啦？從打崔成上山，正月是從初一到□，許咱們玩一會兒。山上的規矩，逢年按節，才許賭博啦。這崔成一走，咱們是南裡間二□四位，北裡間二□四位，外邊有一位巡風，堂屋有一位，專聽四道走鈴。誰要贏了錢，給他二人批出二成利來。南裡間開寶搖灘，北裡間是頂牛鬥紙牌。叫劉七在外邊巡風，李二在明間看看四棵明柱。」眾人一聽也好，大家便一齊分屋耍起來了。這內中有人說：東顛西跑可不如搖灘押寶。比方說。孤丁上一百，就是三百。押一千，贏了就是三千。押寶是大耍，頂牛推牌九，全是男子耍，百里挑一。女子押寶，少婦搖灘，有那富有的家庭，年節接姑奶奶住家，進門就推牌九，那個可太少了。老太太疼女兒心盛，不差甚麼全是玩紙牌。

閒言少敘。他們這些人到一處，足耍一氣。內中有一個人能押寶，他說「我手中有五□五兩。上寶開甚麼？」旁邊人說：「是二。」他說「這一定是四，我全押上四吧。」開寶的主兒，真開的是四。心中一害怕，你說揭吧，不夠賠他了。遂用詐語說：「我還是二，你算是輸了。」說著話伸手剛要接。外頭劉七說了聲「來了一個。」眾人一聽忽拉一亂，當時把銀子就搶啦。這個押主出來說道：「劉爺你單這麼時候說話，要不然我贏他一百多兩，給你幾□兩。如今你這一句話不要緊，連我老本也丟了。」劉七說：「真出來一個。」眾人往南房上一看，真是有一黑影。張三說：「七弟，我們大家還進去耍去，你往外邊拿條凳子，坐在廊子底下裝睡。他既然進了四道圍子，大半就可以知道一點甚麼。那翻板攪輪刀□分利害，南牆底下才有一條方磚。順翻板那道白線，你看他往北一走，你在他身後跟著他，容他相離且近，一聲斷喝，他一膽怯，往西一躲，當時就得掉翻板之內，立時碎屍萬段。」劉七點頭應允，大家這才又回到屋中。那劉七依法坐在屋子廊沿底下，他們這裡說話，早被電龍他們聽清楚。電龍道：「列位，待我過去。」說完順牆下來，用腳踩好牆根，知道八寸以外，就是翻板。用腳一試，這翻板還直活動啦，這才一毛腰，就看見那個裝睡的人，下了台階，奔了東牆根底下，在電龍身後。那劉七說了聲。「你往哪裡去呀？」電龍一回頭，連忙左胳膊一圈，右手按寶，「嘎唻」一聲，正打在左臉之上。一害怕往旁一閃，忘了腳底下啦。將一登翻板，「吧」的一聲，劉七掉了下去。電龍連忙躡到牆犄角，側耳細聽，那下面一陣刀輪響，當時將劉七絞的骨斷筋折，不由倒吸一口涼氣，這才躡到平地，找著陣眼古樓錢。他一看不是蓮花，乃是一枝藕。依照破法，將弦放下。就聽翻板下銅弦一陣響，他再用腳一踩翻板，昂然不動啦。電龍這才舌頭打卷，一打吸溜。外邊哥五個聽見，各自長腰上牆頭，下來登在翻板也沒甚麼事啦。朱杰說：「趙仁兄，您先到後窗戶外頭看看去，防備他們逃走。我在南屋外面，苗三哥在北間外頭，電賢弟進去綁人，一個也別叫他們走了。」電龍說：「您就去吧。」說完他提刀上台階，進到屋中。

此時李二聽見有動靜，遂說：「老哥們，外頭可有動作，不知道是破陣的掉下去，還是咱們伙伴掉了下去？」張三說：「管他呢，反正天亮再說。」原來這些人被耍吸住，誰也不想出去。電龍猛然一開門，便將刀舉起，說道：「你要嚷，我一刀殺死。」李二說：「不嚷。」電龍說：「你們一共是多少人？」李二說：「我們一共五□個人，除去崔成下山之外，這裡還有四□九個人。」屋中人便問李二「你與何人講話？」李二說：「列位別耍啦，山東報仇的人來啦。」大家聞言，就是一陣亂。電龍說：「你們先別亂，是我把你們捆上，還是自捆你們呢？」李二說：「不用您捆，我們全都自己捆。」內中不叫捆的，說「踹前窗戶出去。」朱杰、苗慶說：「你們哪一個出來，先殺那一個。」又有說「走後窗戶。」趙庭說：「唔呀，吾早在這裡等著你們呢。」大家一聽，得，誰也跑不了。只得認可受捆。電龍說：「留李二帶道，將他倒綁二背，用帶子綁上他腿，再用物堵上他嘴，叫他帶咱們上大廳去打群賊。」大眾一聽很對，對時將他如法捆好，叫他在前帶道。走在中途路上，電龍說：「三位兄長，待我學一學會友熊魯清。」說著話他來到三間房的北房山，將刀交左手，右手扭著嗓子說話、變了嗓子的聲道：「劉三，你在這裡聽著，他們在屋中若有磨蹭綁繩的人，你拿刀進去給他們肚子上一刀。一攪和，那就算完了。」劉三說：「好吧，站著我不是他們的對手，捆著我還可以成。」電龍安置好了，返回來將李二推倒，綁好了放在蒿草之中，低聲說道：「你要遇見我們人，你是命該如此。不該死，你可就碰見你們的人，還可以逃了活命。因為我們從山東一來的時候，是說好了，見有氣的就殺。後來有人居心不忍，這才出主意，叫刀撿有仇的殺，你算是得了益啦。」說完，四個人夠奔正西，來到西邊，一看坐西向東七間大房。

書中暗表。這是大廳前頭東屏風門，正中三明間。他們哥四個順著北明間，用刀點著階腳石，恐怕有埋伏。來到明北房山一看，有一扇大窗戶，有青布門簾，聽屋中「忽嚕吱吱」直響。電龍說：「這屋中有人睡覺。」朱杰說：「我看看。」用刀往起一挑簾子，往裡一看，那牀上躺著一個人，面朝裡，頭前有一盞燈，好像在裡看畫似的。朱杰一見，心中大怒，原來那個人正是黃雲峰。左手將簾子掀下，跳進去舉刀一砍也砍上啦，腳底下一軟，他自知不好，再想往起提氣，那焉能成？」連說「不好，你們哥三個可少往前進。」說完一閉眼，抱刀就掉了下去啦。電龍又要往裡跳，苗慶說：「三弟且慢！」說完掏出飛抓百練索，一抖手便將躺著的那個人頭給抓了過來，細一看，原來是以假作成真。電龍用刀將人頭劈了，進到屋中將翻板撬了起來。一看原來是灰坑，專欺人二目，裡面飛灰還沒落下去啦。趙庭取出自來火，往下一照，好像家中生火時濃煙一個樣。苗慶說：「朱爺您往南來。」那朱杰在下面，閉著眼往南走，答言「我在這裡啦。」苗慶聽明他在那裡，扔下飛抓，朱杰揪著絨繩便爬了上來。三個人一看他是滿身飛灰。電龍忙用手絹將他臉上的灰面擲去，又吹了吹他眼睛上的灰面。再往院中一看，人家早預備齊啦。這才要大戰銀花溝，刀劈二峰，亂刃剃普鐸，取人頭人心祭何玉靈。何斌與霍小霞、石祿與畢賽花奉旨完婚。

(全書完)